

孟子十四卷

四部叢刊初編經部

孟子題辭

趙氏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又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彊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

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墮底仁義荒怠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一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

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遂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曾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相難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引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旣沒之後大道遂紬逮

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夫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瘁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瞻我皓首訪論稽古
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
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
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
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
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
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
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
乎

孟子卷第一

趙氏注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

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賴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爲一例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

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彊兵爲利故曰王何必以仁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仁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

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

之弑夏后是以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杼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曰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苟誠也誠今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

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

多心以爲娛樂李宅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

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

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

鹿鹿特鹿

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

沼於牝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文王以

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孟子

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臺地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

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偕俱也言古賢之君

與民共同其所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

樂故能樂之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

是曰桀當大喪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

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年以此救民也魏晉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

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

何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

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

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

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

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事不百步耳

曰王如知

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

乎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

得三時務農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時則五穀饒饒不可勝食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

不可勝食也

謂

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草木零落之時使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也民

所用者足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

故無恨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

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

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百畝之田易奪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一夫一婦耕耨

不可以僱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序曰序周曰序謹脩教

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

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

棄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人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

死者不知發倉廩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謂

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

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

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戎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

也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

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挺杖曰無以

異也王曰杖刃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

大喻曰無以異也王復曰政殺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

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爲獸相食且人惡之爲

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

爲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

之道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

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

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

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章指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教人人君之咎倫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強也及寡人之身東敗

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

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

則可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

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彼奪

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

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

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

與共禦王之師爲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

己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從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論也觀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政爲一也孰能一之

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

甘也言令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

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

以苗生喻人象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

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親民如傷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

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首篇因言霸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章文相從然後道齊世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奕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巨未之聞也

不使使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問霸事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問霸事也

以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

患黎民懷之若此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王自恐德不足曰可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

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

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

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斲王左

右近臣也觥觶牛當到死地處恐顛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都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

今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鍾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斲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曰有之曰

有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的不忍也愛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

皆謂王畜愛其財巨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

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二牛即不忍其觥

觥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

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貴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鍾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

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

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王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已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

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

乃王爲仁之道也時未見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

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

數孟子忖度知已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能足有是心何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

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曰否

王曰我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

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

不爲也非不能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

不爲耳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

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

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

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

之類也

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羅枝也少者

恥見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易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

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

弟御尊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已心加於人耳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

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

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也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也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

諸侯然後使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使邪王曰否

吾何恃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使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

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欲令王自道緣以陳之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

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

以問曰否吾不爲是也王言我不爲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

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蒞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

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者

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蒞中

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王曰若

是其甚與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曰殆有其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國之災故曰殆有其甚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鄰人

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言鄰小楚大也曰楚人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

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彊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

今主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

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惜不能進

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情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尊使少行之也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

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孟子爲王陳其

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

人常有所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

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

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

民誠無恒心放盜辟邪侈於奸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

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

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

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

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也

王欲行之

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此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

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安義不嫌其重也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統相文之事諸正相紛擾亂反

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

屢鍾易姓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路答以反本惟

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孟子卷第一

孟子卷第二

趙氏注

梁惠王章句下

聖王十五年二月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莊暴齊臣也不以對而問曰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

庶幾乎

王誠能大好古之樂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孟子問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

變平色極素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

甚大也謂大要與民曰可得聞與

王問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與少曰不若與衆

王言不若與衆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鼓樂者爲節也管籥管籥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

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

發賦儀役皆出於民而

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怨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

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

樂也

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敏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

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今王與百姓

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

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是矣故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

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有是言曰

若是其大乎王性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言文王之

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豐之時雖為西伯王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

寡人囿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

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

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王言

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

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設陷

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若其大不亦宜乎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

對曰有欲為王陳古聖賢之比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

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泯

夷允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鬻北狄蠻者今句吳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

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

也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

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大平

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王謂

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

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

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大詩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

勇無論匹夫之小勇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

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

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

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

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通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憂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

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

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附朝舞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

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足也

夏諶

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

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

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

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悄悄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

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悄悄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

作慝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

侯憂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生之命但爲虐民之政

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終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

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從

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

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驕

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

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周水行舟舟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

獸無厭若弄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躬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

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景公說大

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者也召大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

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其詩曰蕭君何尤畜

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

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若賢者意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四溢之

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

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

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

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

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

